



萧马文集

第三卷

萧马文集

第三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汉王朝/萧马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2. 12

ISBN 978-7-5502-1145-2

I. ①大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电视文学剧本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68704号

大汉王朝

出品人: 王笑东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
责任编辑: 李 征

封面设计: 王 鑫

版式设计: 左巧艳

责任校对: 刘 洋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73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24印张

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1145-2

定价: 39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目 录

CONTENTS

铁梨花 / 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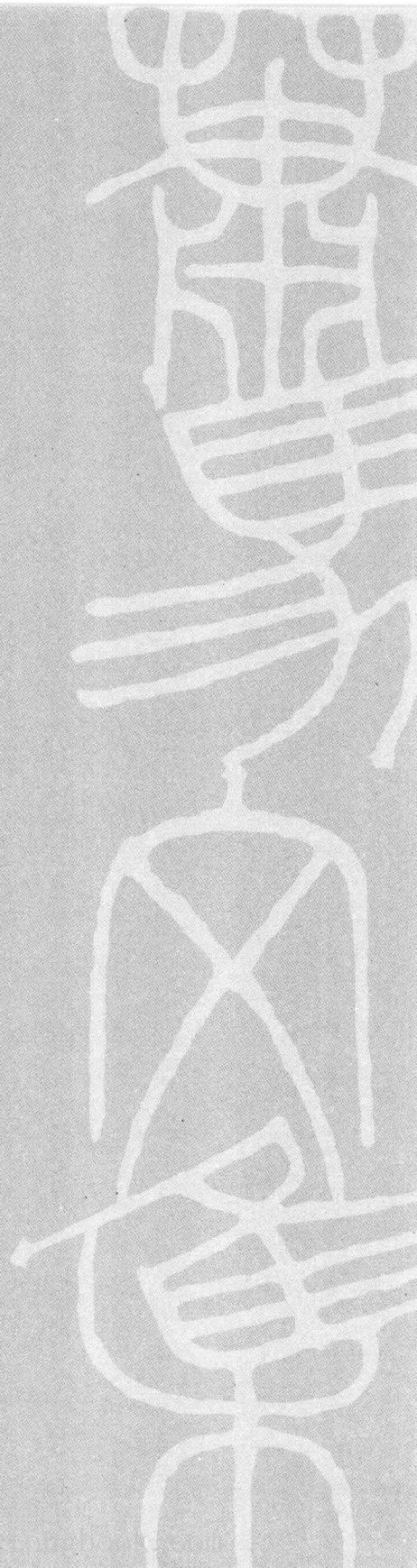
淝水大战 / 69

初夏的风 / 155

地狱究竟有几层 / 215

大汉王朝 / 283

铁梨花



黑沉沉的天空。

字幕：一个在真实的背景下发生的虚构故事；一个在扭曲的历史里拧成的畸形社会。

片名。

主创人员名序。

一、墓 地

夜。

几经雷殛电劈的柏树，摇曳着狰狞的枝桠。

两个盗墓贼的黑影穿过柏树林，穿过残碑断碣。

跟在他们后面的，是一条大黑狗。

遥远的天边闪着电光。

闪电中，时隐时现的起伏岗峦。

一条小河在块石中潺潺流过。

鹰嘴锄啃着土块。

那个大名李裕才、小名牛旦的贼已掘开了丈把深的洞穴。微弱的烛光在他精赤条条的身躯上闪烁，他已经浑身大汗。

又装满了一筐土。

系在筐上的麻辫子抖动一下，筐子被地面上接应的人提了上去。

洞穴外的声音：“牛旦！土里有砖碴咧！”

牛旦：“到墓门了！”

洞穴外的声音：“你上来，我替换你。”

地面。

大黑狗蹲在高处。

另一个大名秦胜魁、小名栓儿的盗墓贼已在脱衣服。

牛旦钻出洞穴，撅起屁股：“栓儿哥，抠抠我腚眼儿，没准我藏了块祖母绿、猫儿眼。”

栓儿揍了他屁股一下：“咱兄弟别说见外话！”他也赤条条地钻进了洞穴。

大黑狗回头看了一眼。牛旦拍拍它脑袋，示意它注意动向。狗舐舐牛旦手，又竖起了耳朵，睁大了警惕的眼睛。

洞穴里传来栓儿的声音：“牛旦儿！没错！你娘真有眼力。”

二、牛旦家

牛旦的娘铁梨花端坐在炕上。

她四十出头，风韵犹存，虽是布袄布裤，眉宇间却自有一股走南闯北、见过世面的气派。

她显得很平静，独在炕桌上玩着骨牌，是一种通关的消遣。

远处，雷声渐近。

阵风刮得窗户格吱吱地响。

她毫不理会，继续摆弄面前的牌。

煤油灯的火苗忽闪忽闪地窜动。

三、墓 地

大黑狗低沉地咕噜。

牛旦警觉地探望，朝洞穴里说：“哥！怕有情况。”

栓儿在下面答道：“我的黑子是二郎神的天狗下凡，是天快下雨了吧？！”

牛旦：“栓儿哥，干麻利些！这云彩黑得怕人。”

栓儿在下面回答：“正是好时候哩！”

墓穴里。

棺材盖已撬开。一个女尸直挺挺地躺在里面。

栓儿拔去她头上的钗饰，摘下她身上的佩带，装进小筐，抖抖麻辫子。

小筐被地面上的牛旦提起。

栓儿合扑在女尸身上。他用一根绳索，一头套住女尸颈脖，一头套在自己脖子上，用力一拽，女尸竖起半截身体，他摸索着尸体身下的陪葬器皿，又装了一小筐。

他把手伸进女尸嘴里，抠出一块衔玉，就着烛光看了看，眼睛顿时一亮，把玉衔进自己嘴里之后，他又抽出女尸头下枕的瓷枕。

烛光下，瓷枕闪着五色光芒。

栓儿定睛打量了一下，显得十分激动。

洞外，雷声隆隆。

四、栓儿家

栓儿的老婆柳风关严窗户。

雨点子已敲响窗纸。

柳风的养父柳天赐是瞎子。他拉着坠琴，琴声高亢又略带凄厉。

一声霹雳，琴声戛然而止。

柳天赐抬起脸：“风儿！栓儿哪去了？”

柳风不答。

柳天赐放下琴，摸索墙角：“又去干缺德事了？别瞒我，镢头和洛阳铲都不在了！”他叹息一声，“老天要报应的！”

柳风：“爹！人家啥军长、师长，大包炸药轰开祖宗古墓。这方圆几十里的唐方、宋园、汉口扑哒，都叫他们挖遍了，数不清的宝贝卖给洋人，老天爷也睁一眼闭一眼呀。兴他们盗祖宗的墓，就不兴我们敲他们的坟圪塔？……你没听说，后营张军长的七姨太死了？”

柳天赐：“还没有落葬呢。”

柳风：“灵堂里那口棺材是唬人的！真家伙早就悄默叽埋了！”

柳天赐：“那也伤阴隙。”

柳风：“这回是梨花婶子的主意。”

一听铁梨花，柳天赐不吱声了，又操起了琴。

五、牛旦家

电闪雷鸣，大雨滂沱。

铁梨花推乱了牌。

她端起一只白铜水烟壶，在油灯上点着纸煤儿，扑哧一口，纸煤儿被吹起火苗。

咕噜噜噜，咕嘈嘈嘈……

风雨交加中，她吸水烟的声响显得很协调。

又一声炸雷。

她略感不安地看看窗外，窗纸上映出狂乱的树影。

六、野 外

狂风暴雨中，牛旦飞奔。

黑子紧随着他，但它又不时掉头跑几步，仿佛在招呼它的主人栓儿。

山洪暴发。小河顷刻间翻滚着浑浊的泥浆。

牛旦跑过一座木桥。

黑子再掉过头追赶牛旦时，桥被冲断了。

听见木桥断裂的声响，牛旦惊回首：黑子已被激流卷得很远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黑点。

牛旦跑上一座山冈，失魂落魄地望着岗下的泥石流。塌方的山坡发出令人胆寒的巨响。

他浑身湿透，趴在一棵老槐树上，撕裂的裤管里滴着鲜血。

七、陋巷

天色微明，暴风雨已经过去。

铁梨花在小巷中走着。

巷口闪过牛旦的身影，她喊了声。牛旦没有听见。

八、柳凤家

牛旦走进院子，拍着门：“嫂！嫂！……”

柳凤在屋里应了一声。

牛旦问道：“嫂！栓儿哥回来没？”

铁梨花后脚跟进……

九、河道

浊浪滚滚。

水面漂浮着几具人畜的尸体。

黑子在湍急的泥流里时沉时浮。

十、柳凤家

柳凤哭得死去活来。

柳天赐跺着脚：“造孽喔！造孽！……”

牛旦抽抽噎噎地对自己娘说：“……怨我！怨我！我怎么也该拽着栓儿哥一道从岗上绕过来的。栓儿说他水性好，能赶在水头前面。照说，抄近道，他早该到家了。”

柳凤哭得更加伤心。

铁梨花：“都别哭！怎见得栓儿就让洪水冲没了呢？”她的目光自有一股镇服人的力量。

柳凤抬起脸，泪眼里闪出一丝希望的光。

十一、赌 场

乌烟瘴气的农村集镇上的赌场。

铁梨花走进来，攒聚一团的人自动闪出一条道。

赌场老板刘瘸子赶紧给铁梨花让座：“梨花嫂子！今几个您来得早！”

铁梨花没有坐下，撸下手上两只金镯，“当啷”一声扔在桌上。

四座皆惊。

铁梨花：“我不是来赌钱的。”她朝四周围的人拱拱手，“有件事要仰仗各位！”

一圈讯问的目光。

铁梨花：“昨天夜里山洪暴发，兴许东村柳瞎子家的过门女婿栓儿遭到凶险。请几位兄弟立马顺着河道寻访寻访。”她拈起一只镯子，“活着见人，死了见尸。谁找到就归谁。”又拈起另一只，“这点意思，出力的人都有份儿。我不能白花大伙儿的力气和情义。”她拍拍赌场老板的肩膀，“刘瘸子，你立刻给我先垫一百大洋，打发人上路。”

几个赌客悄悄议论：

“这女人好大手面！”

“没见识铁梨花就跟没见识洛阳铲，别在这儿混！”

“你们还没见她年轻时的标致劲呢！”

“要不，沈大帅会派一个加强连抢去做小？”

“柳天赐就为这伤心事，横下一条心，朝眼里洒了把生石灰，硬是自个儿烧瞎了自个儿。”

“牛旦还是大帅的虎种呢！”

“北伐军打过来的那年，这女人愣是舍弃了绫罗绸缎龙肝凤胆，带着儿子跑了回来，至今也没忘怀柳瞎子。”

“瞧人家这情谊！撸下两只金镯子眼皮都不眨一下，栓儿又不是她亲生儿！”

赌场老板打发人走后，低声问铁梨花：“栓儿昨几个深更半夜干啥去了？偏拣了个山崩地裂的鬼天气！”

铁梨花没有接他话茬，叮咛道：“托付你的事给我办仔细了！”

赌场老板诡秘一笑：“要不是我瘸了条腿，包在我一人身上全齐了，见人也罢，见尸也罢，要紧的是见货！见者有份嘛！……”

铁梨花瞪了他一眼，拂袖而去。

赌场老板在背后咂咂嘴。他随手撕了一张糊在墙上的旧报纸，擤了一把鼻涕。满墙的旧报纸，触目惊心的大标题：“关西大旱，饥馑遍地……”“江堤决口，武汉三镇已成泽国……”他撕掉了上面那张，下面那张露出的标题是血淋淋的“九一八事变”几个大字。刘瘸子扫了一眼，扔掉了手里的纸团。

十二、堤 岸

被洪水冲得晕头转向的黑子挣扎出水面。

一棵大树在浪里翻滚。

黑子抓住树枝，用尽最后一点力气，趴上树干。

它终于有了依附，筋疲力尽，微睁双眼。

十三、牛旦家

水汽腾腾。

铁梨花烧了一盆水，让儿子洗澡。

牛旦跨进一只脚，抽搐一下。

铁梨花看见他腿肚上一道伤痕，帮他擦净，有点心痛地望着儿子。

牛旦：“镢头磕伤的。”

铁梨花：“你怎么浑身发抖？”

牛旦：“娘，我以后再也不敢撬人家的圪塔了！”

铁梨花：“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！”

牛旦：“我……我去把栓儿哥找回来！”

铁梨花：“你们撬圪塔的地方已经给黄泥浆淌得没有影了。要说栓儿还有望，八成在下游。我已经打发人去寻找了……甭！你发寒热呢！”

牛旦：“大风大雨，我一口气跑了四十里。”

铁梨花：“给我在热水里好好泡一泡。”她把儿子捺进木盆，又到灶上熬姜汤，问道：“黑子跟谁来着？”

牛旦：“这狗，一会儿跟栓儿，一会儿又来追我。追到桥上，桥断了，我眼见它让水头卷走，一眨眼，已没了影。”

铁梨花叹了口气，端来姜汤：“喝了这碗姜汤，给我闷在被子里好好睡一觉！”

十四、堤 岸

黑子趴着的那棵树，卡在河滩上。

它是慢悠悠地走上了岸。

它一身稀泥，嗅着陌生的地方。

滩上横着两具尸体。黑子走近，嗅了嗅，悲切地呜呜。

十五、牛旦家

牛旦仰卧在床上，目光失神。

铁梨花在灶头烙饼：“旦儿！娘今天给你做烙馍。”

牛旦：“娘！我想喝碗糊辣汤。”

铁梨花：“这就对了！哪能不吃不喝干熬，这就能把你栓儿哥熬回来了？！”

正说着，柳风陪着柳天赐进屋。

柳风问道：“牛旦兄弟病好些？”

牛旦避开她目光，点点头。

柳天赐摸着牛旦的手，脱口而出：“再搭上一条命，怎么得了！”

柳凤刹时间眼圈红了。

铁梨花冲着柳天赐：“没见人也未见尸，栓儿下落谁都说不清，你讲啥戳心戳肺的丧气话！”她嘱咐牛旦，“把你手里的货拿出来，分了！”

牛旦在炕席下摸索。

“哐啷”一声，牛旦将一袋墓里偷盗来的金银器皿倒在桌上。

铁梨花拔下发髻上的银簪，在器皿正中划了一道，分成两半。

牛旦夺过簪子，又在自己那份中划出一半。他把大半金银推到柳凤面前。

柳凤泪流满面：“人都没了！我要这些有啥用！”

铁梨花按住她手，目光是不容抗拒的。

柳凤：“梨花婶子，那我就挑一支白玉簪，给栓儿戴个孝吧！”

牛旦双手蒙脸，号啕大哭。

柳天赐将铁梨花拉到一边：“你不要瞒我。派出去的人有半个月了，是死是活，总该有个信儿吧。”

铁梨花：“没信儿才总盼着有信咧！”她斜刺里瞟过去，柳凤正把一支洁白的玉簪插到头上，双肩因抽泣而抖动着。

柳天赐长叹一声：“报应啊！”

铁梨花悄悄抹去眼角一颗泪珠，听见柳天赐叹息，猛地转过脸：“有啥报应，都冲我来好了！”